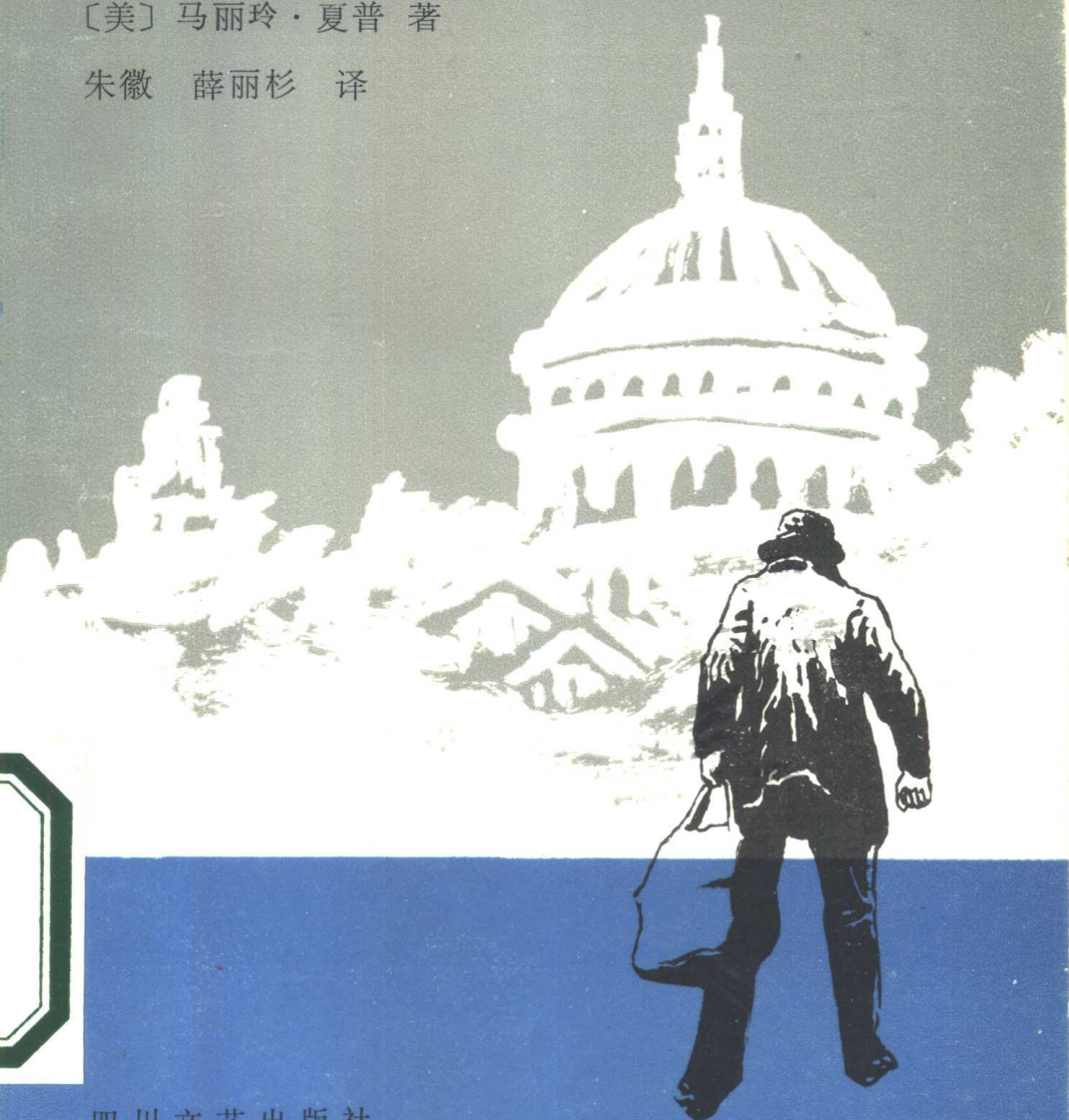


向日葵行动

〔美〕马丽玲·夏普 著

朱徽 薛丽杉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向日葵行动

〔美〕马丽玲·夏普 著
朱徽 薛丽杉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王道安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向日葵行动

译者 朱 徽 薛丽山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05千

书号：10374·301

定价：0.97 元

内容提要

理查德·欧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出类拔萃的高级间谍。副局长弗莱明交给他一项代号“向日葵行动”的绝密任务……

经过细密而大胆的行动，欧文终于将总统的女儿安妮偷出了白宫，并将她藏到了希腊的一座小岛上……

总统一家心急如焚；中央情报局局长尼柯尔斯也如坐针毡。于是，他们只得求助于英国、希腊、以色列等国的情报机构……

在希腊一处有四千年历史的弥诺斯古王宫遗址上，围绕着总统的女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马尔柯姆背对城堡，焦急不安地来回走动，一直盯着从克纳雷斯村来的道路上拐弯的地方。

他身后耸立的城堡破败凄凉，在四月雾濛濛的黎明景色衬托下，城堡就象残缺荒颓的废墟。城堡的塔楼被一扇又一扇笨重的木门紧紧锁住，阴森森的，使人望而生畏。在英国旅游指南里，城堡的历史被缩减成了只有一两行的记载。城堡无声无息地立在那里，不会对谁造成危害，那一片黑魑魍的阴影隐隐约约能唤起千百年来的恐怖之感。但是对于马尔柯姆来说，克纳雷斯城堡的奇异鬼魂竟然还活着。不是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默不作声的鬼魂让轻飘飘的镣铐发出当当的响声。只是他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神秘的意识，被倒塌的墙壁和洞开着的、发出凝视目光的窗户激发起来。

他还是面对现实，一边盯着道路，一边竖耳倾听，有没有嗡嗡的马达声。然而他听到的只是水冲击石头发出的潺潺声，就象在一个寂寞的夜晚，他驱车从伦敦去北方的路上，汽车挡风玻璃板上刮水器发出催人欲睡的磨擦声一样。他翻起衣领，挡住寒气，然后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包葵瓜子。

就得用葵瓜子。格莱罕姆向来是十分明确的。不能用别的干果，必须用葵瓜子。这是格莱罕姆能识别的记号，是执

行计划的秘密代号。

他撕开玻璃纸袋，一粒一粒地慢慢嗑起葵花子，小心翼翼地不撒落在地上。

马尔柯姆个头很高。但是同他肥大的身躯相比，高得又还不够。红润的脸上是一双敏锐的眼睛，眼眶四周已经有了皱纹，但在黑色礼帽的帽沿下边，这对目光随时都是十分警觉的。他的大衣也是黑色的。这种会见确实以黑色为宜。大衣内他的双肩往前倾斜，好象多少年来支撑着他硕大的脑袋，终于给压垮了。然而，尽管他块头很大，他灰白的手指却柔软而纤细，这样的手指很可以握住一束百合花横在胸前向人致意。

他打个呵欠，驱散一夜不眠的疲劳。他一直工作，赶着完成打字机上那份报告的最后一页，才没有误了动身。如今，报告安全地用拉链锁锁在夹在手臂下的皮包里，他感到正在开始新的一天。他厚厚的嘴唇露出了笑容。格莱罕姆选在黎明的时候同他第一次直接会面，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马尔柯姆过去不太了解格莱罕姆，只知道他是最上层的头头，很少亲自露面，不轻易冒风险暴露身份，以致丢掉他的声誉。马尔柯姆同格莱罕姆一样，有一个安全的位置，只在幕后活动，从不上第一线。但是当世界各地的格莱罕姆式的人物在豪华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时候，马尔柯姆之类的人物却在通风的小卧室外面工作，琢磨报告中冗长的细节，从中挑出格莱罕姆之流认为值得一顾的少许片断。或许马尔柯姆正是这样想的。

他把黑皮包夹得紧紧的，他感到宽慰的是，皮包里装着

报告，那可远不是一些零星的材料啊！那是对他马尔柯姆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的上级长时期来都把这个看成是干他这一行的无上光荣。眼下这个荣誉终于降临了。当然不是公开的，这绝对是最高层的秘密。不过就他个人来说，在多年来瞧不起他的人当中，有的会因此而重新尊重他。事情很快就会起变化，而且最主要的是由他自己引起的。

当然，格莱罕姆也应受到称赞。毕竟是他要物色一个出色的心理分析家，也是他选中了马尔柯姆来承担这项重任。

过了一会儿，马尔柯姆停下脚步，颇有兴致地瞅着他脚下的土地。然后他用舌头舔湿灰白色手指头，俯身捡起他无意间掸在地上的一粒葵瓜子。当他直起身子来的时候，一下子看见城堡那边路上走过来一个人。尽管距离这样远，马尔柯姆也还勉强看得清楚。朝他走来的人不象是总头头格莱罕姆先生，格莱罕姆总是穿塞维尔罗^{〔注〕}制作的条纹花呢衣服和意大利皮鞋。来的却是一个普通人，穿一身褪了色的粗布制服，一顶蓝色水手帽戴得很低。他摇摇晃晃，象个水手一样，径自走他的路。

马尔柯姆把葵瓜子装进衣袋。当来人走近他身边时，他说道：“人生万物终尽消。”

“王公亦听命运召，”格莱罕姆答道，他引用了德莱登的诗句。

两个人并肩走着，沉默不语，经过城堡，沿着一条大路走去。这儿地势坡度很陡，直抵下面的河边。“怎么样？”格莱罕姆终于问道。

〔注〕 伦敦西区一条街名，高级男子服装缝制店集中于此。

马尔柯姆仔细端详格莱罕姆无忧无虑的瘦削面孔，发现他比自己还年轻，猜想他只有四十几岁，这未免使马尔柯姆有些不快。

“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马尔柯姆开始说。

但是格莱罕姆打断了他的话：“对技术性问题我不感兴趣，只说结果。能完成吗？”

“是的，先生，”马尔柯姆立即回答，“能完成。”

格莱罕姆朝通往陡峭河岸的路上走去，马尔柯姆毕恭毕敬地跟在后面。河里激流的水声越来越大。

“怎么进行？”格莱罕姆问道。

马尔柯姆加快脚步，同格莱罕姆并肩走在一起，说道：“我们先从白宫盗窃这件东西。”他把叠好的一份剪报交给格莱罕姆。

格莱罕姆打开剪报。“你的意思是……”

“是的，先生，正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格莱罕姆毫无表情的面孔有了生气。看得出来他喜欢这个设想。然而很快他又皱起了眉头。

在格莱罕姆还没能絮絮叨叨地谈出他的疑惑时，马尔柯姆便很快抢先说话了。“我们用一个最合适的人，”他说，“第一流的专门人才，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不会有一点蛛丝马迹暴露出他的身份，一点也不会有……”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格莱罕姆不耐烦地打断他，“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

“先生，关键在于要由我们来提供线索，”马尔柯姆现

在完全是一个文职人员，汇报时能够说得有条有理，“我们在全世界选择有纠纷的要害地区，在那里美国的威望已经成了问题，然后我们发动一场酗酒和怠工的运动。如果我们仔细选择的话，我们既可以达到一些比较广阔的目标，还可以达到那么几个具体的目标。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让他们找回被盗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要采取一切防范措施。”

“噢，不错，我现在才明白你的意思了，”格莱罕姆轻声笑着说，“最后我们成功了，就会得到报偿。”

“是的，先生，但是可要赏罚分明。”

格莱罕姆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继续沿路往下走。“那好吧！”最后他说道，“我还得把报告交给你，马尔柯姆，这报告很好。”

“是的，先生。”

“还有一点疑问。你心里设想的那个对象能偷到手吗？”

“当然会有些麻烦，”马尔柯姆回答说，“但是我想是能到手的。世上无难事嘛。”

格莱罕姆停下来，面带怒容看了马尔柯姆一眼：“我不是要你谈难不难，我是说……”

“有一个人可以胜任，”马尔柯姆忙着说。

格莱罕姆眉毛一扬，没有表态。

“这个人叫理查德·欧文。”

不错，是欧文。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只需要一个人去干，那这个人总是理查德·欧文。格莱罕姆漫不经心地朝河岸走去。“你说说理由吧！”他说。

“你认识欧文吗？”

“当然认识。我不相信他能把这件事干好。你说说，为什么一定得欧文干呢？”

马尔柯姆清了清喉咙：“先生，应当说欧文具备一切必需的素质。他极端聪明，才智过人。他显然是无所畏惧，而且老实说，先生，我不敢说还会有别的什么人会接受这个任务。”

“马尔柯姆，只要我下达任务，接受是不成问题的。”

“那自然，先生。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是欧文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条件：他绝对是个语言天才。你知道吗，他能流利地说八种语言。”

“是，这我知道。”

“事实上，只说他讲得流利还不够，”马尔柯姆补充道，“他还精通方言。比如说，他讲英语能说得跟英国人、美国人、苏格兰人、甚至澳大利亚人一样。我敢说这是个天才，当然，如果看看他的经历，那就毫不足怪了。他父亲是个外交官，他们全家在世界各地都呆过。”

“你没有遗漏什么吧？”

“我的职责不允许，先生，”马尔柯姆答道。

格莱罕姆只点了点头。

“我想，要完成这项任务，欧文显然是最理想的人选，”马尔柯姆继续说，“他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或新的地区神出鬼没，每一次露面，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当然，化装有作用，另外他还需要填写好了的假证件，这些他总能弄到。主要是他精通语言。”

他们在道上走了一大圈，眼前出现河上迷人的景色。格

莱罕姆停了下来，好象在欣赏风景。“欧文现在在哪儿？”他问道。

“在布鲁塞尔，先生。我相信同他打交道不会有什么麻烦。他完成任务从来不关心任务后面隐藏着什么目的。最使他心满意足的就是同棘手的事情较量一番。他从不失败，他实在是最好的人选。”

格莱罕姆把欧文的问题作了通盘考虑。马尔柯姆说过，他能干，聪明绝顶。这样说还不够。欧文才华横溢，而且能够独当一面。所有这些使格莱罕姆感到兴奋。

他向着马尔柯姆说：“怎样才能使欧文去干？”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马尔柯姆回答说，“欧文是个很难捉摸的人，一方面他无视道德，另一方面又象个清教徒。他诡计多端，但是却不虚伪。他可以杀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人而毫不后悔，但是他不愿意伤害无辜的老百姓，而且不许别人这样做。事实上他非常爱人民，他没有理由不爱他们。但是对于欧文来说，喜欢和信任完全是两码事。”

“确切地说，你并不是在消除我的疑虑，”格莱罕姆说，“如果欧文提出许多问题……”

“噢，他不会的。他从来都不会的。他会提出一些问题，因为他干工作总要弄清来龙去脉，不愿胡里胡涂地干。但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做他的工作，你尽可以放心。欧文绝对相信一点，就是他的诺言的价值。一旦许诺什么，他决不食言，”马尔柯姆望一眼河水，然后补充说，“当然，他也有可能拒绝你。”

格莱罕姆没有回答，但是他知道马尔柯姆是对的。但这

里又出现一个问题：欧文不象他手下别的人那样，可以事先交代任务。但欧文又是唯一可选的人。

“另外一方面，”马尔柯姆说，“凡是感兴趣的事，欧文都乐意去做。这项任务他不会不感兴趣，这一点我想你也会同意的。马尔柯姆的心脏跳得快了一些。他打开他的黑色拉链皮包，说道：“我把有关他的全部材料都弄到一起了。”

格莱罕姆没有说什么。他那安静的面貌显得很冷漠，只是目不转睛地瞅着马尔柯姆手里的文件。

马尔柯姆没有察觉，只顾朝深处翻他的皮包。“先生，我还带来一份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个计划的详细提纲，其中还有设想的可能冒出线索的地方。这就很全面了。有关事态的高潮和结局我也提出了我的想法。当然，你并没有告诉我你的设想的全部细节。你会说，我应该动脑筋做些猜测。但是，先生，你会看到订出这份计划真算得上是功绩啊！”

格莱罕姆起初还感到惊奇，然后明显地表现出很生气。他追问道：“你全部都写成文字了吗？”

“不要着急，”马尔柯姆让他放心，“我是在夜间工作的，除了你这儿看到的以外，其余的都撕毁了。”

格莱罕姆望着马尔柯姆手里清晰的打字稿问道：“有很多份吗？”

“只有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两份都在这儿，万无一失，你放心吧！”

格莱罕姆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干得好，马尔柯姆，我来看看你的成果吧！”

他们继续往下走到河边，在一张木凳上坐下来。格莱罕

姆取出报告读起来。马尔柯姆回过头看了看，只见河岸陡峭的斜坡完全把城堡遮住了。初升的太阳渐渐驱散了薄雾，寒气也随之消失。马尔柯姆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把手伸进衣袋，但是他犹豫起来。人们不当着上司的面吃东西。但是格莱罕姆仍然是上司吗？马尔柯姆认为不是。于是他拿出葵花子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是新的一天，新的开端，他体会到了生的乐趣。

格莱罕姆注意到了这种地位相同的人交流感情的动作，但仍旧继续读下去。读完以后他抬起头来，但是他没有理会马尔柯姆，而是眺望着滚滚河流。碧绿的江水猛烈地冲刷着岩石。他在考虑马尔柯姆和他的计划。

马尔柯姆曾经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大凡理查德·欧文不行的他都在行。欧文没有一点想象力，工作慢条斯理，只会依赖别人。谁也不会想到找他来完成任务。然而格莱罕姆把欧文低估了。到底还是这个老家伙才了解许多情况。

这是一份出色的计划。

格莱罕姆转过身问马尔柯姆：“你敢肯定这个计划只有两份吗？不会无意间在你办公桌上留下什么吗？”

“请你原谅，我要说我并不是笨蛋，”马尔柯姆答道，“再说，干这种买卖我也不是新手。”

“是的，你不是新手，”格莱罕姆表示同意。他边说边从衣袋掏出一支自来水笔，取下笔帽，瞄准了他身旁这个人。天上一只隼俯冲下来，双翅不动，在河上盘旋。这个优美的滑翔动作就是马尔柯姆一生中最后见到的东西。他喊叫了一声，然而喊声被河水声湮没了。他急忙抬起手臂遮住

脸，但是已经晚了。

格莱罕姆迅速搜查死者的衣兜，然后把尸体连滚带推掀到河边的杂树丛中。日后谁要是绊倒在尸体上，毒物的全部痕迹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尔柯姆先生会被当成一个在节日里因心脏病而猝死的政府职员，不会引起人们多大兴趣的。

格莱罕姆把马尔柯姆的报告放回到黑色拉链皮包里，皮包夹在腋下，便向树林里走去。他后面地上有一个玻璃纸袋，装的葵瓜子撒得满地都是。一阵风起，把瓜子刮走了，纸袋也被吹进河里。不一会，纸袋又漂到水面上，好象挣扎着不再沉下去。但是最后还是被一阵漩涡卷走了。这样，连纸袋也消逝得无影无踪。

二

雅典的兰德兹沃思酒吧间完全是用闪闪发光的木板和古色古香的皮革装饰起来的，面积不大，但暖和舒适，枝形水晶吊灯放射出柔和的灯光。四月的一个晚上，从六点开始，屋里就逐渐挤满了人。男人们或者是生意人打扮，或者穿旅行者的便服。也有妇女，她们身穿鲜艳的春装，花枝招展，就象从瓦西里希思·索菲亚斯大街花店里刚买来的鲜花一样。这里没有音乐，只听见娓娓谈话的声音，间或有些笑声以及

冰块在玻璃杯里碰撞的丁当声。一个身穿洁白服装，态度矜持的侍者手托银盘不声不响地来来去去，为顾客递送饮料。

酒吧间上面整个大厦都是格兰德·布雷泰内饭店，它堪称雅典各家饭店的皇太后。多年来这里是王公贵族，百万富翁下榻之处，大战结束时连温斯顿·邱吉尔也是经过饭店酒窖的通道才逃脱别人的暗算。

理查德·欧文穿过门厅，面带笑容来到酒吧间。那时雅典全城霓虹灯和塑料制品正风行一时，唯独格兰德·布雷泰内还保留着它那迷人的风格。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到这里就象回到家里。欧文在角落选了一个座位，这里能看见整个屋子。他把侍者招呼过来。

“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欧文说。

侍者点点头，打量了一下这位新来的顾客，便走开了。

这是个美国人，看上去大约三十四五岁。高个子，体型象运动员那样灵巧，褐黄色的头发长长的，剪得很入时。他的面孔粗犷朴实，但是相貌端庄，他有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充满信赖和自信。侍者想，不错，这个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的美国人气度不俗，服装剪裁得也很得体。

不过理查德·欧文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或别的什么国家的人。他只属于他现用护照上注明的那个国籍，而且说不定第二天又用另一个护照了。当他用新名字的时候，他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变来变去，他变成了理查德·欧文。这是一个精心设计出来的人，跟以前被精心设计出的其他人一样。他真实的身份过去就隐瞒起来了，现在只是一个既无朋友，也无家庭的单身汉。他倒乐意

这样做。原因之一是：扯上亲朋好友容易发生意外，不操那分心倒是安全一些。

侍者送上了酒，欧文的目光越过众人，盯住屋子对面的墙壁。他只需要谛听传来的声音，从这许多信息中捕捉他需要的声音。说英语的最多，少数人说法语，也有人说德语，没有什么人说希腊语。

有人在说德语。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女人的笑声，然后是她的回答。她讲话带美国口音，她说的德语听起来带书卷气。

欧文目光慢慢移到一张桌子上，那儿坐着一位时髦的金发女人，一个英俊的德国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个男人用打火机给她点烟的时候，她嫣然一笑，望着他的眼睛，那神态简直使人心醉。她跟酒吧间别的女人不同，穿一身昂贵的极为华丽的黑色衣服。

那个德国人喝了酒胆子大了，便放开嗓子说话。他告诉这位金发女人她多么漂亮，不但漂亮，而且大方。他好久没有遇到过她这样的女人了。

金发女人告诉他，美国妇女得到解放，她们不再被锁在厨房了。

他点头称是：“这样你们就有时间去别的房间啦！”

“那当然囉，”她面带会心的微笑回答说。

欧文听了一会儿，便断定这位金发女人的美国口音虽然很象，但还不够标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小姐，欧文过去接触过一个，那个德国女人就是极力装成美国人，讲德

语时，故意说得象在学校学的德语一样。欧文笑了。辨别语言的听力如果差些，就会被骗过去，要骗欧文就不行了。

这个金发女人确实也是德国小姐。甚至从屋子的这一边，欧文都能看清楚她那一对光彩夺目的红宝石耳环，象一对闪闪发光的红骰子，装饰着她逗人喜欢的耳垂。当他注意观察的时候，她举手摘下一只红宝石，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又戴回原处，擦了擦背面的编号。

对了，金发女人正是他来这里要会见的人。

欧文的思绪离开眼前迷人的情景，回到布鲁塞尔那个面貌和霭的人那里，他手里正是握着一对红骰子。那是一次偶然的会见。“先生，请原谅，你有时间吗？”那个人曾经问道。

时间是第一个暗语。

欧文回答以后，那个人便同欧文肩并肩地朝欧文住的旅馆走去。“我得在一小时以后见到我的妻子，”他说，“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欧文回答行，他又说：“那现在正好。”

去的时间一现在。

于是他拿出骰子。欧文知道这个相貌和霭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差。多少年来各种人都交给过他一对红色指令。凡是成对的都是直接从上面下达的，不许提出疑问。如果没有人进一步说明，尽管照命令行事。谁也不能相信，哪怕是你的亲奶奶，除非她给看一对红色的东西。

欧文仔细地听取这个人的吩咐，当他们一起走过三个街区最后分手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新名字，一张美国护照，一张去雅典的单程机票，再就是命令他到格兰德·布雷泰内饭